

本 剧 剧 话 代 现 国

問 志 同

陈 其 通 著



中 国 戏 剧 大 辞 典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96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 88 字数 75,00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frac{1}{4}$ 插页 2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00 册

定价 (7) 0.42 元



第一幕

丘悅泉(馮光輝飾)

馮建興(里坡飾)



第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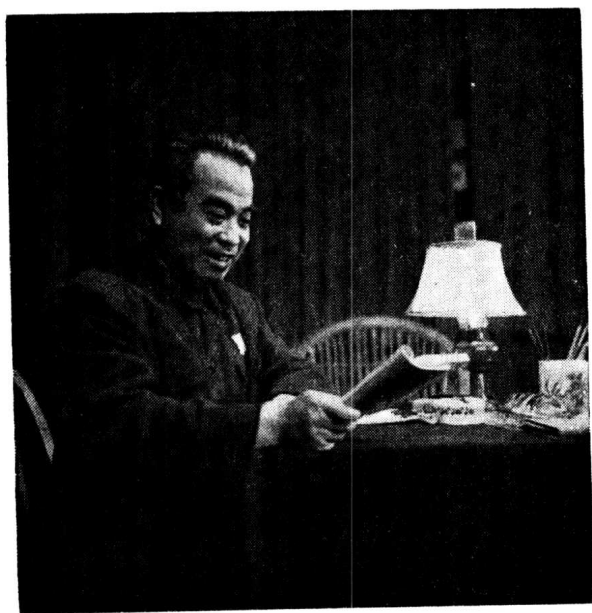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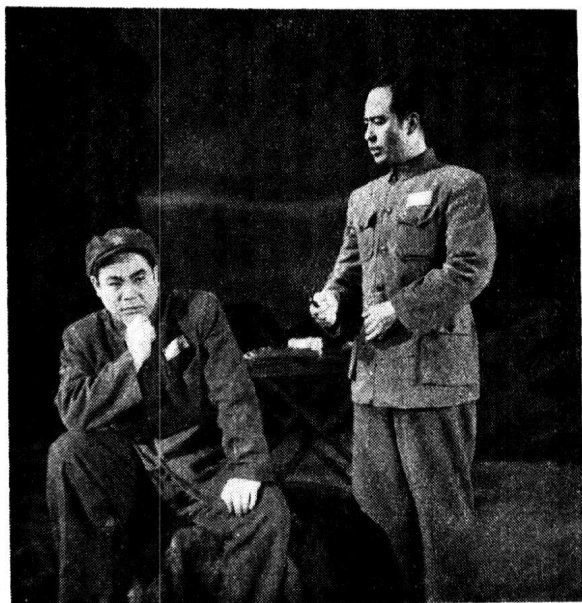
董尙生(梁玉儒飾)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文艺工作团話剧团演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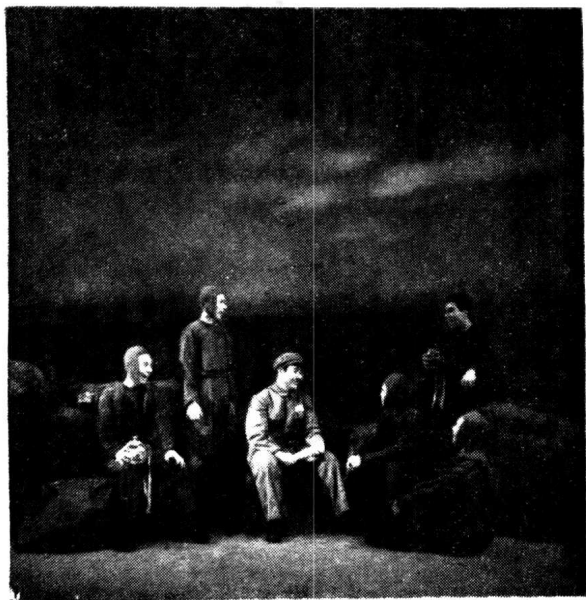
135762/1201

第二幕

楊成忠（今欣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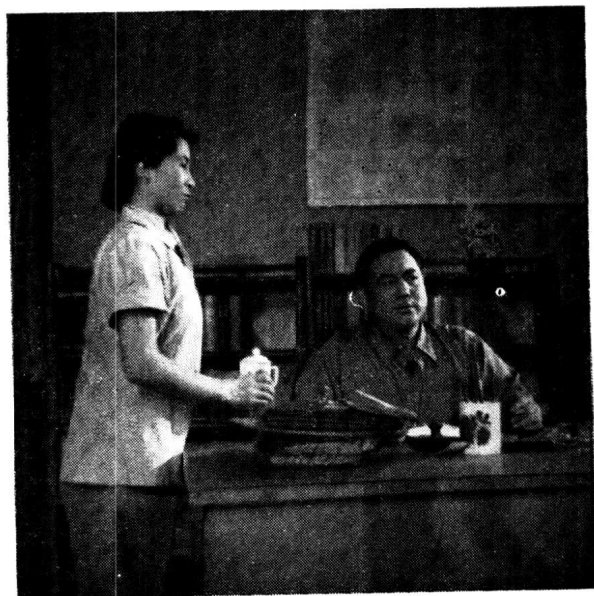
第三幕 第一場



第三幕 第二場

潛水偵察員

(陈惠良等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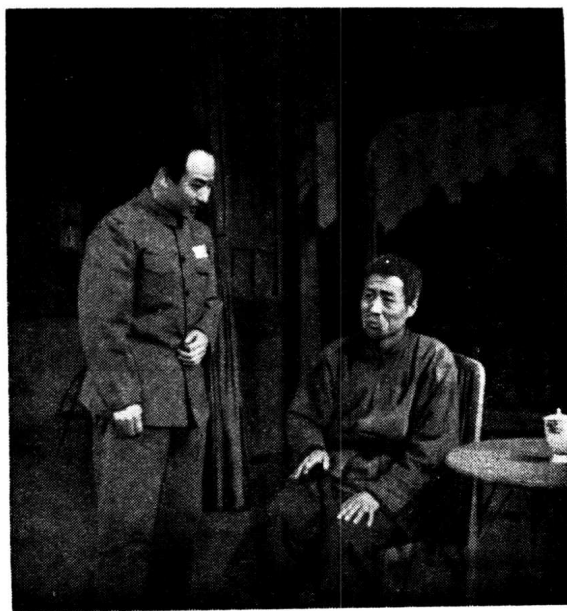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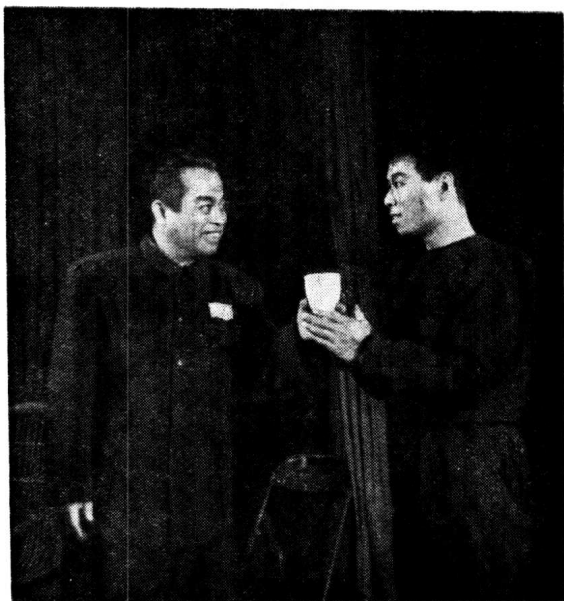


第三幕 第三場

張麗芬(陈玉珍飾)

第三幕 第四場

何明盛（許大偉飾）



第五幕 第一場

何老爹（江田飾）

人 物

董尚生——五十余岁，某师的师长兼边防地区司令員。

馮建兴——四十余岁，师政委、区党委書記。

丘悅泉——三十八九岁，师副政委。

楊成忠——三十七八岁，师政治部主任。

段常庚——四十五六岁，师參謀长。

武胜元——三十五六岁，团长。

馬志光——二十三岁，連长。

白广清——二十二岁，連指導員。

張丽芬——二十六岁，丘悅泉的爱人，作过文工团員、
内科医助等工作。

何明盛——二十五岁，偵察排长。

金实仁——二十七岁，聯絡參謀。

何老爹——六十岁，当地漁民。

周长治——一营营长。

郭順祿——高射炮营营长。

吳方清——二营营长。

李 新——董尚生的警卫員。

黃 欣——丘悅泉的警卫員。

紹 明——楊成忠的警卫員。

王傳孝——战士，海潜水偵察員。

張金樹——戰士，海潛水偵察員。

我軍營團干部二、三人。

我軍戰士若干人。

蔣軍俘虜——三十多歲。

一九四九年的冬天，我南下大軍以迅雷之勢在南海沿綫追歼逃敵，潰敗的蔣軍大部投降，少數逃到深山密林中去當土匪，一部逃向沿海島嶼作海盜。



設計者 李尔勉

第一幕

時間：一九四九年冬天，一個晴朗的早上。

地點：南海某海灣半島上的“望海茶社”門前。

景：“望海茶社”座落在海灣半島上的峭壁之間的巖石上（兩面靠水），實際上是“關帝廟”的側房——一連三間房屋，兩間內室、一間通道、通道門前掛了一個白牌黑字的橫匾、上寫“望海茶社”四字。所謂茶社，也無非是有兩張方桌幾條破凳、方桌上放了一些粗磁茶壺和茶杯罷了。茶社的主人是何老爹，因他年老不能出海打魚才在這裡賣茶。茶社的後山是關帝廟，它是當地漁民們集市游覽之所。在這個半島上除了關帝廟和“望海茶社”以外別無其他象樣的房屋了。然而這裡是巖石壘壘椰樹成蔭，依海為家的漁民們居住之所，白天在海裡生活，晚上回到海島，就在那些巖石之間架起一些極其簡陋的茅草棚子，或者就棲息在石巖之下。藍色的海洋盪漾著銀

色的微波，晨光从海岸的深处射向海島。茶社的主人何老爹，披着藍破布衫，蜷縮在茶社門前的椰子樹下的崖石中，望着那些潰敗的蔣軍。早逃的蔣軍已乘着几只搶劫的漁船在海洋中消逝。

何老爹，这个衣衫襤褸骨瘦如柴的老漁民，站在海岸的岩石上，悲喜交加地喊着。

何老爹 （望着海湾如潮水一般冲来的解放軍喊）解放軍来了，解放軍来了，哈哈……（望着那些敗退的当了俘虏的蔣匪軍喊）蔣軍完蛋了，繳枪吧……哈……（兴奋得使他渾身战抖跌倒在石阶上。）

楊成忠同他的警卫員冲上来。

楊成忠 老大爷，你是怎么了。（扶起何老爹。）

何老爹 （抓住楊成忠）你是解放軍嗎？

楊成忠 是呀。

何老爹 剛才天剛亮蔣軍一个軍长，帶一个营坐着輪船逃跑了！看，那里，（拉着楊成忠，指海中一小島）逃到峰山島去了。

楊成忠 他跑不了。

何老爹 快去打他們吧，那里产魚呀，我們这里漁民都靠到那里去打魚謀生活呀！

楊成忠 別着急，大爷。

何老爹 我的兒子，也被他們抓到峰山島去了。

楊成忠 峰山島也要解放的。

何老爹 同志呀，快去打下来吧，你不知道，我們这里

的穷人有多穷呀，要不到那里去打鱼，都得饿死！

哦，同志，到我家里去歇歇腿，喝盃水吧，我就住

在这破庙里，是一个卖茶水的孤老头子。

楊成忠 老大爷，謝謝你的好意，我还有事。

何老爹 同志，你們队上有我的侄子嗎？

楊成忠 叫什么名字？

何老爹 叫何明盛。

楊成忠 何明盛，呵，有，是我們偵察排排长。看，（指前边海湾）他在那里。

枪声停止。

何老爹 我侄子当排长？（向楊成忠手指的方向跑去）明盛，明盛！

馮建兴同他的警卫員跑上。

馮建兴 誰？是楊主任嗎？

楊成忠 呵！馮政委呀！丘副政委呢？

馮建兴 到二团去了，老董呢？

楊成忠 战斗不結束他是不会下来的。

馮建兴 （看表）我就要走了。

楊成忠 就走？

馮建兴 这是說好了的，打完了这一仗就走。

楊成忠 你走了誰来当政委呢？我們不能沒有政委呀！

馮建兴 上级会派一个政委来的。軍党委决定这里的党

委書記由老董担任，丘悦泉同志和你担任付書記。

楊成忠 給我們一点指示吧！

馮建興 指示，哼，不能說是指示，倒是可以說說我對你們的一些意見。（想了想）全國大陸解放了，解放這些沿海島嶼的任務，將要担在你們的肩上。我們這個師是個很老的師，打過很多的漂亮仗，正因為這樣，自打渡江以來，有些幹部產生了一些驕傲情緒，個別幹部的個人主義正在滋長，比地位呀，看不起別人不服氣呀，鬧不團結。要注意咧。

楊成忠 是的，還有呢？

馮建興 （繼續說）老董這個人嘛，各方面都好，就是有點心直口快，再加上脾氣又不大好，就造成個別幹部對他不滿。你要多幫助他，隨時提醒他。段參謀長嘛，是個工農份子知識化了的忠厚老實人，肯鑽研業務，同志們都把他叫秀才，哈！黨培養出來的革命的秀才，是個好同志，只是性情軟弱，鬥爭性不夠強。丘悅泉同志嘛，哼，知識份子出身，有能力、年輕、肯干、聰明，工作也是一帆風順，不過近來有些驕傲情緒是不是？

楊成忠 連我也有吧？

馮建興 我主要說的是他，你們是老戰友了，要很好的幫助他克服。另外他還有點個人主義的想法咧。

楊成忠 你是說，這一次上級沒有提拔他當政委，他會有意見？

馮建興 你說呢？

楊成忠 他是有才能的呀！（深深地嘆息著。）

馮建興 也許我估計得不正確。

楊成忠 對我呢？

馮建興 你，你也是個知識份子出身，是個很好的知識份子，還要我說什麼呢？很好，大胆地工作吧。

楊成忠 那就是說我過去工作還不夠大胆。

馮建興 要大胆一些，政治工作是軍隊上的重要工作，又是一門最細致的工作，在軍隊里做政治工作的同志，首先要品德端正，其次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楊成忠 我過去是有一些依賴思想。

馮建興 你對我有什麼意見呀，談談吧？

楊成忠 我什麼也說不上來，多少年來你象個老媽媽一樣的關心我們，真是舍不得離開你，要是你能够不走的話，或者是我能够跟着你學習的話……。

董尚生（內聲）馬排長，武團長，到我這裡來！

馮建興 哦！他來了。

董尚生、段常庚上。

董尚生（又高興又不高興的神態）老馮，你看這一仗打的！

馮建興 打得不錯呀！

董尚生 不錯，哼，參謀長你談談吧。

段常庚 仗是打得不錯，基本上完成了任務，只是武團長晚到了二十分鐘，敵人的軍長帶着一個營乘汽船逃跑了，哈哈，就這點事兒。師長就……哈哈……

董尚生 這還是小事呀！

段常庚 反正，哼，基本上是全歼敌人，哈哈，楊主任，到二团去嗎？

楊成忠 好，走吧，政委，等一会儿我們就来。

楊成忠、段常庚下。

馬志光上。

馬志光 报告师长，你找我？

董尚生 （对馮建兴）这小子有兩下子，打得好哇！是个偵察排，也是个攻坚排！（捶着馬志光的肩头）好家伙。

馬志光 嘿，还没有一連攻得好呢。

董尚生 一連长受伤了，你到一連去，代理連长行嗎？

馬志光 我？

董尚生 政委同意嗎？

馮建兴 不是代理連长，就是連长。

馬志光 那偵察排长呢？

馮建兴 你們何副排长当排长可以吧，老董？

董尚生 可以，去吧！我們党委討論以后就下命令。（見馬志光把子彈帶挂在胸前）为什么子彈帶挂在胸前晃蕩？（給他拉好。）

馬志光 是。（下。）

武胜元同李新跑上。

武胜元 报告师长，战争結束了，仗打的不錯，我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是敌军长跑了，跑到那个……

董尚生 （冷冷地）跑到峰山島去了！

武胜元 这不能怪我……。

董尚生 （將帽子向左手掌一打，怒目視武胜元）按照我的計劃，按照你和同志們腿的速度，你会早到二十分鐘，会把他活捉的，可是你到象个大姑娘上花轎一样地慢呀，慢慢地摆活，真丟臉。

馮建兴、丘悅泉和他們的警卫員黃欣等出現在茶社門前。

武胜元 这能怪我嗎？这要怪丘副政委，在部队出发的时候，丘副政委他要作战前動員，开始說只講半个鐘头的話，可是他一說就沒有个完……。这，这怨我嗎？……

董尚生 （瞪了武团长一眼，但又脫口而出）唉，我真不知道在战斗的时候还講那么多的話干什么？

丘悅泉 （很不自然，但又故作微笑）是呀……話是講多了一点，可是在战斗的时候，我……

馮建兴 （看出丘副政委的不愉快，有意打趣）敌人敗得快，跑得快，是他的特点，連你这有名的董快腿都追不上还怪誰呢？

董尚生 在胜利面前不小心，快腿会变成慢腿的。

馮建兴 （有意把武团长支开）武团长去打掃战場吧！

武胜元 （如卸重負）是！倒霉……

董尚生 （差点吼了起来）你……

馮建兴 （制止地）老董，消消火兒吧！把你那張鉄青臉換个样兒。这是干什么呢？全国解放了，我馬上

要走了，可是你連一个笑臉都沒有。

董尚生（大吃一惊）什么！你馬上就走？不成，要走明天我們一块兒走！

馮建兴 你不能走，你是这里的边防地区司令官，我呢，是个半退伍軍人了。

董尚生 不当政委，願当区党委書記。

馮建兴 不，是第二書記。

董尚生 誰到这里来当政委呢？这里是边防地区离上級远。

馮建兴 上級会派来的。

丘悦泉 政委，我提这样一个意見吧！最好还是請董师长兼政委，一元化的领导好一些。他是我們的老前輩，革命历史长，經驗丰富，威望高……。

董尚生（不耐煩地）算了，別捧我了，在新事物面前倒不了还得靠大家的帮助。

丘悦泉 这……是呀……是呀。（沒趣地看着关帝庙門上的字）啊，关帝庙呀！

馮建兴 来吧，我們来談談吧，很可惜我不能同你們一块兒去解放沿海島嶼，区党委剛成立，决定明天同軍区首长开会布置今后的工作，我不能在开第一次會議就缺席。

董尚生 好哪，談談你对我的批評吧。

馮建兴 以后再談吧。（他看着那灰暗的海島，感叹）看，那海的深处，灰暗的斑点就是峰山島，它是南海湾

的眼睛，如果被敌人盘据着，它不仅是威胁着我們海防的安全，而且这一帶的漁民的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商船也不能通行，更重要的是会阻碍解放台湾的日程。可惜呀！我不能同你們一块兒去解放它了！

董尚生（衷恳地）老馮！你留下吧，同我們一块兒解放了峰山島以后再到区党委上任去，好吧？

馮建兴 不，明天的会我不能不参加，要討論地方治安問題呀！（看手表）看！再就誤五分鐘就要誤車了。另外，我希望你們加强团結，克服游击习气，加强正規化訓練，爭取尽快解放峰山島，再見。

董尚生 不，等等，我……（有点慌亂）我們在一块兒二十多年了，今天，你离开我……你再等几分鐘吧！李新，我的馬呢？去，不，我自己去，你等等我呀！（他跑了去。）

馮建兴 老董，老董呀！唉！（看到老战友那种非凡的举动，引起了多少友情的回忆，心緒乱了，深情的眼睛，看着那藍色的海，想尽量地隐藏着战友間的衷情。然而当他抬头看到丘悅泉那种瀟洒自在的表情，倒使他大吃一惊。他自持地把吃惊的表情收斂起来，用恳求的眼光看着丘悅泉，并紧紧地握着丘悅泉的手）丘悅泉同志，你觉得老董这个人还好嗎？

丘悅泉（弄不清对方的意思，有点支吾）哼！他！很好呀！你就走了嗎？